

# 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学新绿

## ——2024年山西生态文学发展述评

李景平



生态文学是新时代文学的新空间。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到2024年的时候,山西落实《关于促进新时代生态文学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在组织促进、创作推进、出版推进上,全方位呈现了夯实生态文学繁荣发展的崭新势头。

### 拿出实招 生态文学发展走向扎实推进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和山西省作家协会联合成立了山西省作家协会生态文学专业委员会,以团结省内外作家,策划生态文学创作选题,组织生态文学创作采风,开展生态文学研讨培训,推动生态文学作品转化,拓宽生态文学传播途径,推进生态文学阅读普及,促进生态文学创作发展。山西成为全国省级作家协会中率先设立生态文学专业委员会的省份。

山西生态文学创作、采风、研讨活动此起彼伏。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山西省作家协会和《诗刊》社,在宁武举办了“山西芦芽山·《诗刊》”第三届自然诗会暨新时代生态诗歌研讨会,来自全国的著名作家、诗人、学者近百人齐聚汾河源头,共推山西生态文学诗歌创作。

山西省作家协会和忻州市文联组织山西作家走进汾河源头和引黄工程,开展了“践行伟大思想·书写黄河故事”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主题采风活动,以生态文学作品生动讲述山西汾河清水复流和黄河变清的现实故事。

山西省散文学会组织生态文学志愿者服务队走进祁县梨花节,开展“绿色读书·读绿色书”生态文学阅读创作活动;组织山西散文作家走进灵石石膏山,开展“情系石膏山”生态散文创作采风活动,以生态文学描绘山西大好生态。

生态文学创作的活跃,赢得山西财政政策的鼓励。山西省财政厅出台《山西省优秀原创文学作品扶持激励办法》,从2025年起,扶持激励在国家级文学奖项中有所斩获、创作发表成绩突出的作家,最高激励资金可达30万元,以引导作家创作反映山西转型发展、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生态保护等高质量发展实践的作品。山西率先成为由财政拿出资金引导激励生态文学创作的省份。

### 撰写佳作 生态文学创作走向审美追求

聚焦中国绿色发展现场,生态报告文学在反映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上获得新的进展。哲夫创作出长篇报告文学《图腾中国》并在《中国作家》发表。作品反映中国新动能创新实践的现成故事,成为山西生态报告文学创作的新成就。鲁顺民长篇报告文学《将军和他的树》,入选生态环境部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发布的“2023年度生态文学推荐书目”,成为山西生态报告文学创作的新标杆。

聚焦人与自然和谐主题意蕴,生态纪实散文在审美书写上实现新的探索。杜学文《大地的意象》以山河之龙的博大意象抒写了自然造化、人间期待和心灵寄托凝聚为一的文化蕴含。李俊虎《黄河文明与三晋文化》在黄河文明的历史叙事与现实描述中,渗透了自然生态的历史演变和现实改善。黄风《入梦的芨芨草》《三顾梅雨潭》《云在上,我在下》,以一棵草一潭水的怀念引发自然生态眷恋,呈现过去、现实和未来的自然审美。赵树义《在此,在彼》《余晖》《少数》《去山上》,在创作探索中揭示人类文化与自然生态、人的内心与自然生态之间的深层逻辑奥秘。指尖《绿野仙踪》《石膏山深处》以哲思情感性笔触,表达对自然的敬畏和对历史的怀念,具有艺术价值和思想深度。王芳《黑与绿之舞》以黑与绿的此消彼长记述能源之地自然生态和环境保护的现实之变。蒋殊《站在一棵朴树下大口呼吸》呈现一棵树在人类发展及自然生态意义上具有的传统魅力与现代张力。张旭东《绵水的吟唱》描述一条河流上人与河流、人与万物融和至美的乡村图景。玄武书写人与物的自然伦理及作家自觉行为的散文集《在草木与兽之间》,一出版即获“红棉”文学奖。

撷取生态文学视角或融入生态元素,小说诗歌创作在表现生活上出现新的营造。杨遥《青花瓷与野鸡》、陈克海《牧云梁上》、黄静泉《两个猎人的一个夜晚》,在生态世界展开故事或在故事中渗透生态元素,写出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演变和人与人关系演变的历史现实样态。《青花瓷与野鸡》被《小说选刊》转载,并收入2024年小说年选。侯良学诗集《生态觉醒》以清醒的现代批判,获生态诗界好评。

### 打造品牌 生态文学出版走向重镇建设

生态文学的媒体宣传渐成氛围。《山西日报》《太原日报》在“世界环境日”编发生态文学专稿,还有《山西市场导报》《山西晚报》《太原晚报》《太行日报》《上党晚报》等纸媒和网媒,推发生态文学作品越来越多,生态文学氛围渐浓。

生态文学的期刊支持实现起步。《五台山》在山西文学期刊中率先开辟“新自然文学”专栏,打造生态文学地方品牌;《火花》专辟“汾水流芳”栏目,发掘“山药蛋派”与生态文学传承;《山西文学》发表的《与蒲县的云纠缠》,入选《中国2024生态文学年选》,架起生态文学创作的期刊支点。

生态文学图书出版走向品牌建设。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太湖消息》获“鲁迅文学奖”后,新出版《城市春晖》《云下山河》,并将生态文学作为独立选题板块,力争打造生态文学出版重镇。三晋出版社连续推出生态文学作品,新出版了山西生态文学采风作品集《蒲县的绿》,为生态文明建设添绿。

当然,作为曾经的能源基地、而今的新能源基地,山西生态文学视野在聚焦现代山西绿色能源建设、绿色转型发展上,依然存在空缺。这也许恰恰就是山西生态文学创作应该突破的地方,也应是山西生态文学发展葳蕤生长的地方。

## 好诗必然载道言志

谢冕

诗和时代、和道之间的联系是很天然的,好的诗必然载道,必然言志,这是没问题的,但是言志和载道需要艺术的方式,不是简单的“我表达了”就行了,而是要艺术地表达和转换,必须在转换的过程中保存着诗的元素、规律,这样才是动人的。虽然有很多的问题在里头,但是诗人必须努力去做,不然的话艺术就等同于政治,那是不对的。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谈道、谈时代、谈政治好像都是没有面子的事情,这样是不对的,诗能够离开时代吗?我们的表达能够离开道吗?不载道,我们载什么呢?重要的是要看怎么表达。政治是大事情,事关国计民生、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诗人表达它不是诗人的羞耻,他必须这样,而且越是诗人越是不能脱离这些。只有小的诗人,在那儿喃喃咕咕的,都是自己的一些事情,而不顾及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是非常广阔的,是千变万化的。诗人越来越往内心走,走得越来越小越窄化,小得别人都不知道到什么程度了,别人都读不懂,成为梦吧。

(作者为著名文艺评论家、诗人、作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晋剧《大唐明月》剧照 安志义摄

## 当代审美与传统戏曲巧妙融合

### ——晋剧《大唐明月》的艺术特色

高璟

郭子仪当年的救命恩人,他怎忍心下这个令!剧情至此掀起了第一个高潮。夜凉难寐的郭子仪因夫人深明大义的一番劝解,下定决心,即使自己舍去全部名利,也要力保李白天死。

剧情的第二个高潮是李白因郭子仪施出可贵的援手,由死刑改为流放,在流放途中,忽闻朝廷大赦天下,喜极之际,李白吟诵出了那首千古名诗《早发白帝城》。

殊为难得的是,八场戏中的后两场还各有一个高潮。第七场时,晚年李白在羁旅之中望月感怀,高声吟咏,并于醉眼迷离间落水亡故,这一情节让全剧的悲剧意味陡增。而在第八场时,白发皓首的汾阳王郭子仪在一轮圆月下思念李白,也是在蒙眬的酒后,郭子仪与李白超越了生死阻隔,完成了诗意重逢。两人慷慨激昂的精彩合唱,为全剧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也让全剧“驱除邪恶葬华光”的主题得到进一步升华。

### 多个环节协同成就一部艺术精品

从整体上看,这部剧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塑造出了两位历史名人生动鲜活的形象,抒发了对爱国忠诚的名士名将的赞美之情,浓缩式地呈现了一段令人称道的大唐佳话,为观众带来了极大的审美享受。

从剧本结构上看,这部剧的剧情紧凑,高潮迭起,剪裁有度,无一言废话,无一处拖沓,同时又在该抒情时充分抒情,该激越处足够激越,做到了重点突出、张弛有度。有几段精彩的独唱片段及对唱、轮唱片段,都具有成为经典的潜力。而且,在剧本设计中,编剧充分考虑到了各行当的均衡配置,这些都为该剧的成功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唱词与配曲上看,每一句都经过反复推敲,时唱时念,时紧时慢,长短参差,动静皆宜。剧情推进过程中,每当人物情感积蓄到顶点,必有一段酣畅淋漓的唱段来实现情感的抒发。而将李白的多篇名作原文引入唱词的大胆创新,也为这部戏增加了又一个看点,充分实现了当代文学审美与传统戏曲程式的结合,可谓古风盎然,开阔大气,浑然天成,妥帖讲究。

从演员的现场表演看,首先,充分展现出了晋剧梆子腔粗犷与圆润兼具的特色,念白晋韵十足,吐字爽利,熨帖入耳,唱腔源出经典,婉转高昂,响遏行云。其次,精准传达出了剧中人物的个性特色,李白的洒脱天性、郭子仪的重情重义、郭妻的深明大义、唐肃宗的多疑冷血、两位解解的活泼诙谐,都令人印象深刻,可谓个个情绪饱满,感染力十足。最后,台上的几位主角及主要的配角都有独属于各自的表演场景和高光唱段,孙红丽扮演的须生李白、刘鹏飞扮演的花脸郭子仪、陈红扮演的青衣郭妻,都通过大段唱词展现出了不俗的演唱功力。除了唱与念,演员们的做与打也经过了精心编排,比如走马、行船、髯口功等,有效地提升了舞台表演的观赏性,也准确地传达出了人物的内心情感。

### 一部新剧打造一张闪亮文化名片

众所周知,晋剧当中有一出名剧叫《打金枝》。编剧王嘉介绍,他创作这部《大唐明月》的起念,和《打金枝》中皇后的一句唱词“多亏了李太白,保举了郭子仪”分不开。这种戏剧界常用的衍生式创作手法,令新剧自带流量光环。而这样的传承与发展,既是一种机缘,也是一种必然。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传播广泛的传统剧种,晋剧有着灿烂的历史,名家、名剧、名段众多,这都是吸引一代又一代戏迷关注目光的宝贵财富,而这些财富又不断滋养着新一代晋剧创作者们成长,他们一边传承,一边借鉴,一边创作,通过努力让新创剧目得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站得够高,也够稳,并实现了这种文化财富的增值。

这部横空出世的晋剧《大唐明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忠信仁义”等美德展现得淋漓尽致,让家喻户晓的古代名人形象在舞台上得以更加具象化地呈现。而通过这样的精彩演绎,的确让这些人物焕发出了超越时空、历久弥新的人格魅力。此外,我们也注意到,作为唱词的古今两部晋剧的历史名人郭子仪,也得以在郭氏发源地太原进一步美名传扬。因此,这部戏剧的上演,必将为古都太原再添闪亮的文化名片。

唐代以前志怪小说中的蛇多是大蛇,大到超出想象。比如《玄中记》里写昆仑西北有大山,环山一周,约三万里,山中有巨蛇居住,蛇身绕山三周,长九万里,巨蛇以饮食沧海为生。到了明清小说中,已经看不到这种浑浑无涯的文字,但却多了些烟火气息。《聊斋志异》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聊斋志异》中涉及蛇的故事不少,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要属《蛇人》《秦蛇》和《花姑子》三则。

## 《聊斋志异》中的蛇

何亦聪

《蛇人》讲的是蛇的灵性。故事写一个以弄蛇为生的杂耍艺人,驯化了两条青蛇,一名大青,一名二青。几年后,大青死了,弄蛇人夜宿古寺,次日醒来,发现二青已悄然离去。数日后,二青返回,又为他召来一条小青蛇,取名小青。二青与小青配合弄蛇人表演,极为默契。后来二青身躯渐粗大,越来越沉重,弄蛇人每天以竹筐背负着它四处表演,十分辛苦,遂将其放生。临别时二青与小青依依不舍,缠绕作别。又过数年,弄蛇人经过某处山林,被一条粗如碗口的青蛇追逐,奔跑间,恍惚悟到这条蛇就是二青,于是与二青相认,二青显得格外亲热,此时小青也已长大,弄蛇人打开竹筐,放小青与二青同去,并警告其但取山中野物为食,勿伤行人,以免触犯天条。

《秦蛇》讲的是蛇的恐怖。里面包含两则小故事:其一,泗水山中有座禅院,周围没有村落,传说院内有大有蛇,行人皆不敢靠近。一少年入山打猎,越走越远,不及回返,于是投宿禅院。禅院里住的不是僧人,而是一位道士。道士拿出粥来招待少年,正吃粥时,就见一条大蛇进入室内,双目如电,凝视少年。道士用手掌拍击大蛇的额头,令它离去。大蛇蜿蜒进了东室,由于身躯庞大,几乎占满了室内空间。随后又不断有蛇出入,少年十分惊惧,勉强熬过一宿,次日清晨即向道士辞行,辞出时只见墙上阶下,遍布蛇踪。

其二,有客人旅经河南,借宿蛇佛寺。僧人赖以晚餐,其中有肉汤一味,十分鲜美,汤内漂着圆形肉段,仿佛鸡胥。客人问:“杀多少鸡,才能得到这么多鸡胥?”僧人说:“这是蛇段。”客人大惊,忍不住出门呕吐。晚间休息,客人躺在榻上,忽觉胸前蠕蠕,一摸才发现是蛇,高声惊呼,僧人说:“不必大惊小怪,举火照明,只见房间里到处是蛇。次日,僧人引客至佛殿,佛座下有巨井,向井内张望,其中有一条大蛇粗如巨瓮,在井边探头探脑,下面更有蛇子蛇孙成千上万。

这两则故事利用的都是人对蛇的畏惧心理。有趣的是,古人写蛇异或蛇患,常与寺庙有关。比如《宋史》记载胡颖在广东做经略安抚使时,潮州某寺有大蛇,信徒奉为蛇神,祭祀极隆重,胡颖得知后,毁寺杀蛇,罪及僧人。明末史学家沈榜《宛署杂记》里写明弘治十年(1497),太监戴义请旨赐金重建潭柘寺,寺内出现了蛇异。

《花姑子》讲的是蛇的邪恶。这个故事并非以蛇为主,花姑子是香獐成精,遍体香气,为报恩才与书生安幼舆产生感情。后来安幼舆去山中寻访花姑子迷了路,误入一座大宅,宅内有白蛇精伪装成花姑子,导致安幼舆中毒身死。后经花姑子设法,众人寻至蛇窝,杀死白蛇精,才将他救活。但花姑子也因此折损道行,黯然离去,只留给安幼舆一个男孩。安幼舆将这个男孩抚养长大,终生未娶。

《聊斋志异》中还有一些关于蛇的简短故事,或讲蛇化巨龙,或讲蛇为螳螂,大鸟所击杀,或讲某人有毒癖,喜欢生吞活蛇。这些故事大都是搜集异闻,形式上更近于笔记。总体说来,《聊斋志异》里的蛇形象较为冰冷,这或许与蛇本身的体态、习性有关。在古人眼里,蛇总是神秘的动物,上古时期的神灵,如盘古、女娲、伏羲、共工等,常被描述成人首蛇身的形象。蛇被认为可以无限地生长,每次蜕皮就长大一圈;蛇也象征着变化,在其蜿蜒的体态内,似乎隐藏着造化的神秘。



《聊斋志异·蛇人》插图(资料图)